



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

Chinese Rising Star Critics Collection

谭五昌 [主编]

文学的历史能动性
Literary Historical Initiative by Fusheng Liu



刘复生
◎ 著

昆仑出版社

013035440

I206.7-53
45

文学的历史能动性

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
ZHONG GUO XIN RUI PI PING JIA WEN CONG
昆仑出版社

刘复生 [著]



北航

C1642756

I206.7-53

45

01303244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历史能动性 / 刘复生著,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13.1
(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

ISBN 978-7-80239-011-9

I. ①文…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4055 号

书 名: 文学的历史能动性

作 者: 刘复生

责任编辑: 姜念光

责任校对: 马 涛

装帧设计: 王 鹏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66531659

E-mail: jfjcbb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5.125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239-011-9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言

谭五昌

在文艺领域,批评家这种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很大程度上,某一历史时段文艺的繁荣与健康发展取决于文艺批评的积极参与和深度介入。而新锐批评家,对文艺所起的推动与导引作用更为显明,因为新锐批评家代表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段最为开放与新颖的批评思维。在这里,“新锐”不仅与年龄层面的相对年轻状态相关,更是指一种勇于超越陈旧、锐意创新的批评思维与精神气质。因而,“新锐批评家”可以视为是对一种具有光荣意味或荣誉感的批评家身份的自我指认。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资讯的空前发达与视野的空前宏阔及批评对象的空前复杂化,新锐批评家所秉持的批评使命也显得日益重要。毫无疑问,在当下中国呈现极为活跃态势的新锐批评家堪称文艺批评领域的生力军,整体而言,他们思维敏锐、见解独到、学养厚实、眼界开阔、才识过人,是新世纪最可倚重的一支批评队伍,也是新世纪中国文艺事业极为有力的参与者与推动者。他们的批评实践对当下文艺领域的各个层面均产生着辐射性的影响。

2011 年年底,由我本人发起,并同时联合陈旭光、柳忠秧、李遇春等国内新锐批评家与学者,在广州举办首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我们发起举办这个论坛的目的与宗旨,是为国内新锐批评家们搭建一个开放性的高端学术平台,让大家为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艺术问题“诊断把脉”,建言献策,让批评发出真正的强有力的声音!我们为此次学术论坛提出的口号是:“重塑批评家主体形象,建构新世纪批评秩序。”意欲通过连续举办“中国新锐批评家高

端论坛”，冀望对当下的中国文艺事业产生某种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与正面影响。近三十位在批评领域颇具影响力与非凡造诣的国内新锐批评家出席了首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他们在论坛上围绕着新世纪十年来的文艺现象各抒己见，在坦诚而精彩的话语交锋中不断闪现学术思想的耀眼火花，而新锐批评家的独特形象与个性风采，由此也获得了清晰鲜明的自我呈现。事后，首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得到了学术界及时的应有关注与充分好评。

正是首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的成功举办，成为我编选这套“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的缘起。我的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动机，便是意欲把当下那些活跃而功力深厚的新锐批评家的批评成果，进行集体性的展示。在今年（2012年）年初，我陆续邀约陈旭光、谢有顺、张光芒、何言宏、路文彬、敬文东、夏可君、庄伟杰、刘复生等十位国内知名批评家，加盟本套“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回应积极，并基本按期交来了他们的书稿，在此我要感谢这些批评家朋友对我的信任，由于他们的大力支持与积极配合，这套十卷本的“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才可能成规模地一次性推出，而十位有影响力的新锐批评家也才有可能得以集中亮相。

这套“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由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十位新锐批评家（名单前面已提及）的十本批评文集构成，每本集子均是每位批评家近些年极为满意的论文的汇编，很大程度上，这套“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可以被视为此十位新锐批评家具标志性的文艺批评、文化批评与研究成果的精华性展示。这套文丛以近一二十年来的文艺创作（具体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影视、绘画、海外文学等），文化现象与问题，以及当下文艺批评状况等为探讨对象和研究范围，所谈论与探讨的学术话题极为广泛，几乎涉及当下文艺及文化批评的各个层面。作者们以敏锐自觉的问题意识切入各自的言说话题，坦率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各自书中多有精彩言论，充满真知灼见。此外，丛书的每位作者均在自己的著作中鲜明地展示了自身的学术兴趣与研究特长，而且还在自己的文字中呈现了自己独特的批评文体与批评个性。由于这套文丛内容极为丰富乃至驳杂，要想在这里对每位作者的论著做具体阐释与评价，显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我就不多置喙了，留待高明的读者去做具体评判吧。总之，这套“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的推出，应能引起批评界与学术界

的关注与重视。

最后,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我非常感谢昆仑出版社有关领导和该丛书责任编辑姜念光先生,他们的大力支持及其过人的学术眼光,让这套丛书得以顺利问世。出版机构对学术事业的无私襄助,无疑是我们这些批评家继续从事文艺批评与学术研究工作的切实动力之一。

是为序。

2012.8.7.凌晨(立秋日),于甘肃兰州旅次

文学的历史能动性

目 录

序言 谭五昌

第一辑:鸟瞰

- 002 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危机与时代意义
- 017 伟大的“中国文学”是否可能
- 023 思想贫血之后的艺术干枯
——当代小说写作现状的一种描述
- 031 当代文学何为?
——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回顾
- 037 什么是当代文学批评?
——一个理论论纲
- 050 作为文化战略的“主旋律”

第二辑:俯观

- 066 先锋小说:改革历史的神秘化
——关于先锋文学的社会历史分析
- 077 蜕变中的历史复现
——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
- 091 历史的转折与“新乡土小说”的意识形态
- 100 “新改革小说”:改革的后果及其意识形态表述
- 112 革命历史影视剧创作的可能性

目 录

- 118 茅盾文学奖的转型及其隐忧
127 “革命历史”的复杂显影
——近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述评
133 自由率性、多元一体的海南文学
——近年海南作家群概览
139 2012年“海南奥林匹克花园长篇小说大奖赛”入围作品扫描

第三辑：平视

- 144 想象一个新世界
——韩少功的政治哲学
160 在这个时代如何做一个人文学者
——汪晖的意义
164 穿越语言 图绘历史
——解读贺桂梅

第四辑：斜看

- 178 从欢乐英雄到历史受难者——评《亮剑》
185 用先天带菌的语言讲述新话语
——以兰晓龙电视剧作为例
197 普世主义的文学残梦
——以袁劲梅小说《罗坎村》、《老康的哲学》为例

目 录

- | | |
|-----|--------------------------|
| 202 | 重新解放小说
——蒋子丹《囚界无边》的意义 |
| 206 | 短评四则 |
| 216 | 附录:刘复生访谈 |

第一辑
鸟瞰

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危机与时代意义

一、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

当代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已经边缘化，它对社会的影响力已大为降低，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对于这种危机状况，人们轻而易举地归因于商业消费时代的来临。但是，在我看来，当代文学研究（包括批评）的衰微，根本原因或首要原因，不在商业社会——它只不过是戏剧性地加剧了当代文学固有的危机而已，危机更多地来自当代文学研究自身。也就是说，它丧失了切入当代世界的能力，与之相比，反倒是经济学、社会学甚至史学提供了比当代文学研究更加文学化的对当下世界的解释（先不论它是什么样的解释）——经济学等学科的风光和这一点紧密相关。或许，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还没有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在这个时代的位置，也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的根本使命。

于是，一个问题必须再度提出来：当代文学研究在这个时代能提供什么？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何在？

事实上，这也正是思想家竹内好的问题意识之所在。在与当时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汉学与支那学）进行论争时，他关切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文学研究的意义何在？是像汉学那样追求高雅的文学趣味和人文教养，还是像支那学那样追求成为一门实证性的知识或学问？^①

反观当下，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共同体正在孜孜以求的不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目标吗？文学研究是为了追求普遍的审美教养，这在很多当代文学研究者那里，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常识，也是当代文学的唯一使命（对这一点的质疑，下文细述）。

^① 有关论争情况，参见竹内好《近代的超克》中的有关论文，李冬木等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或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另外,就是把当代文学当成一门正统的学术或学问,力求使之成为一门规范化的、科学的、实证性的知识系统和学科。近年来,当代文学对 1940 年代以来的(重点是 1950-1970 年代的)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这被很多人欢欣鼓舞地认为是当代文学作为一门真正的学问确立的表征,也是它开始确立自身学术合法性的标志。对一些研究者来说,自己长期以来的学术焦虑得到了初步的克服:当代文学正在确立其学科的经典地位,仿佛它已经现代文学化,甚至古典文学化了,当代文学研究终于摆脱或正在摆脱学术研究的二流、三流身份,登堂入室了(人们都熟知关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文学批评的学科等级秩序的一般说法)。但其实,这种扬眉吐气却是深刻地认可了不平等的学科体制所认定的权力关系,认可了那种将当代文学非法化的学术规范和基本前提的正当性,作为结果,它也将进一步导致当代文学研究自身意义的迷失。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现代世界意味着一个日趋“合理化”的进程,而不断规范化、职业化的文学研究,正是这一合理化过程的一部分——既是它的结果,也是它的加速器。按福柯的理解,合理化的学术分科即学科正是现代规训体制的一个精妙的场域(规训 discipline 和学科在英文中本来就是一个词),同时也在它的内部复制着现代社会体制的规则。但是,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作为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学“学科”,一直还残存着抵抗这个合理化进程收编的潜在可能性,如果当代文学“研究”再追求成为“规范化”或可以被合理管理的一个学科,从而强化当代社会的“规范化”体制,文学研究将更深刻地丧失这种潜能。^①

事实上,这种危机已经开始了,当代文学研究,这个寄身现代体制、难以管束的文化游击队,正在被招安为循规蹈矩的正规军,我们的当代文学正在融入当代学术生产体制,把生产可传授的文学知识与知识积累作为自己的追求。批量化的“学术成果”、“学术人才”正在通过当代的大学、研究机构等学术机器或学术加工厂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十几年来,当代文学批评界日益成为概念制造的车间与流水线,花样翻新的无聊论争和更新换代的命名竞赛成

^① 在一个不断丧失“公共性”的时代,文化包括文学也日益成为被合理化或被合理管理的领域,这也正是当代文学面临的真正危机。关于这一点,韩毓海已有非常精彩的表述,见其《中国当代文学在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地位》,载《战略与管理》1998 年第 5 期。

为人们对文学批评的主要记忆;文学史的研究尽管成就巨大,却也同时在一
种复原历史的冲动之下生产着源源不断的臃肿而繁琐的知识。

当然,实证性的研究和知识积累的意义不容否认,而且意义重大,对于现实
的批判有时不得不是知识的与历史的批判,离开了实证性的知识积累,这
将无法进行。但我坚决反对为了知识而知识,离开了鲜明的当代问题意识的
知识积累毫无价值,它并没有自足的意义。

当代文学研究近年来的重要成绩之一就是 对 1950 年代以来当代文学体制
以及现代的学术体制的系谱学研究,这些成果考察了一些特殊的现代性知
识、制度或规范被合法化甚至被常识化的历史过程,这种研究对于当下的当
代文学自然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只有我们认识了所谓规范的生成机制和
历史性,我们才能对“规范”以及它所代表的现代体制有一个更好的反省与批
判意识。其实,这种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恰在于为现实性的文学研究以及“不
规范”的文学批评进行了必要的知识的清理,它对那些“自明的”常识与前提的
系谱学考察与非自然化,它对体制建构过程的再度历史化的“考古”作业,正是
对这一体制在当下的延伸、变形的批判性审视。这种史的研究恰恰是充分当
下化的。可以说,它是通过返回历史的方式重申了文学研究的当代使命。^①但是,
遗憾的是,这种意义巨大的研究却被很多人当成了当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史
学的规范化、体系化的特征,——按所谓学术规范的尺度,对 1980 年代以前
的研究更具历史意味,显然也更具学术性的规范色彩和典范意义。于是,“当
代文学”仿佛由此获得了某种史的品格和作为一门学问的历史厚重感,必要
的历史距离的拉开使当代文学终于“可以写史了”,这多少使当代文学的从
业者可以扬眉吐气,其实,这恰恰是对这些研究的真实意义和价值的曲解。

当代文学追求成为一门规范化的现代学术分科潜藏着巨大的危险,这将
最终取消它存在的真正理由。既然有研究更经典的文学的学科如古典文学,
或更具理论化形态的文学研究门类如文学理论——而且当代文学也以成为
这样的学科为荣,我们要当代文学做什么,它又能向人们,这个世界提供什么
另外的东西?

人们一定还对 1980 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犹新。它在那时具有充分

① 洪子诚、李杨、旷新年等人的相关研究对于这一问题的有代表的成果。

的思想活力,除了更宽泛的历史文化因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彼时的现代文学研究在气质上恰恰是充分当代文学化的。它对现代作家、作品、流派的判断无不具有强烈的当下指涉性,它也在不断地创造着对现实的新的理解的可能性(尽管越来越狭隘)。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现代文学研究由于日益走向“规范化”而丧失思想活力,遭遇历史性危机的时刻,当代文学研究却以步入这种历史危机为荣。虽然由于面向当下热闹的创作,当代文学批评维持了某种繁华景象,部分地掩盖了学科危机或暂时把危机推到了未来。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受制于某些方向性的迷误,当代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和当代批评的信誉会进一步下降,当代文学研究也会在将来以更严峻的形式遭遇、重复现代文学研究的危机。所以,如果当代文学研究不能有效地清理自身的存在的基本依据和追求目标,它也将无法摆脱历史危机,自然也就无法真正从一般的文学研究中独立出来,获得它本应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实现与其他所有文学研究都不同的巨大能量和面向当下历史的思想活力。

在我看来,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既不在于它是一门提高人们审美感受力的以文学艺术为对象的学科,毋宁说,它本身就是一门当代合理化的世界的不驯服的艺术;它的意义同样也不在于它可以成为一门规范化的学问,正相反,它必须是一门把“不规范”当成自己的规范的所谓“学科”,某种意义上说,它在“学科规范”上的不成熟性恰恰是它成为自己,走向真正成熟的一个标志。^①当代文学不必怕被人认为“不学术”而刻意追附所谓的学术规范,当代文学的价值也决不在于学术体制对其学术性的开恩认可——这恰恰会使它更深刻地丧失自身的“本质”与尊严。当代文学研究自有它更特殊的历史使命。

下面我将再度回到一组制约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预设和前提中去,从几个角度,对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做出反省与批判,并尝试性地提出对于一种有活力的研究方向的构想。

二、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政治视野

审美与政治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组基本的二元对立项,虽然近年来很

^① 当然,这里所谓的“不规范”指的是对那些成熟的学术规范的自觉反省,我当然不是反对任何的规范化(一些基本规则当然是要有的),而是要问什么样的规范化,谁的规范化,为什么的规范化。

多人已经对文学研究中的审美“迷思”做出了清理,但美或文学的文学性在很多研究者那里仍然是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核心意义之所在,它与政治性构成了天然的对立关系。在当下,这种审美主义已经丧失了认识文学的工具意义,正在显示出限制当代文学研究视野的遮蔽性,作为一种反拨,当代文学研究有必要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的视野。

对于文学性或审美问题,我不打算再做太多的论述。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下语境中重提文学研究的政治视野,决不意味着对1950-1970年代文学判断尺度、理论方法的肯定,也不是试图恢复旧有的僵硬、教条式的对政治性的强调。这里的政治概念不是指狭隘的政治,而是指宽泛的文化政治,即文学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的特性,它包含着更为宽泛和复杂的内容。按照某种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方法和理论模式,政治与美学是二元对立的(历史的与美学的,或思想性与艺术性)。但是,政治与美学并非一组对立、分殊的范畴,尤其是在当代世界,这一判断更是失去意义——政治与美学已经空前紧密而内在地统一在一起。很多时候,美,在一种曲折的意义上,只是意识形态的特殊效果而已。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学,正因为是政治的才是美的;正因是美的,才是更深刻、更有力、更成功的政治。包括文学在内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实践,正在成为现代体制生成与维系的核心秘密。那么,离开了文化政治的视野,我们又如何能够真正理解作为社会象征的文学呢?狭隘地坚持文学的政治性固然是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庸俗化,那么,在二者对立的前提下维护文学的“纯洁性”,何尝又不是另一种庸俗化?

在当前语境下,审美的研究的历史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耗尽,狭隘性越来越明显。对政治性的重新强调,既有理论策略的意义,更与已经变化的文学状况、历史处境甚至文学性质有关——当下文学已经更加宽泛的、深刻的、内在的政治化了,文学研究如果仍然停留在发掘美的喃喃自语中,将使自己无意义化。

而且,还应该看到,当代文学创作,已经深刻地卷入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背景中,它还是其中异常活跃的因素。在这个全球化文化冲突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文化价值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争夺战。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想象的内部紧张地进行着,中国作家,即使是偏居乡村一隅的乡土作家,也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全球意识形态背景中,他的文学想象

力,也往往被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表象所潜在引导,只不过他可能对此保持着一种天真罢了。^①

一个当代作家,更无论当代文学研究者如何能对这种时代变化视而不见?美学的视野又如何能够发现当代文学的这一部分内在奥秘?文学研究的意义决不是在于认同表面化的美,并天真地陶醉其中,这无异于悄悄地认可了某种特定话语或对生活的某种特定理解。真正的文学研究决不是这样的文学赏析。当代文学不得不面对象征领域内的文化冲突,它可能会有意地打破关于美的幻想,破坏所谓的美感,但是它可能却发掘了所谓美感的深层机制,发现了制约它的历史法则和文化地形图,并触摸到了构成它最核心表达的历史内容。

另外,真正有力量的文学研究在对通行而流行的美感进行破坏的同时,也在激发、创造另一种美,释放对现实世界的另一种理解。在对革命性的文本中的新美学因素的富于革命性的阐释中,它也将发现、创造出新的经典,从而创造新的对文学的理解。这才是文学研究的力量之所在。它自身就是一种“美”的创作。这是当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也是别的文学研究和学科所无法取代的特质。

而我们的文学研究主流却仍然在以美(或文学性)这个单纯而天真的理由做出顽固的文学判断。正因如此,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无法理解张承志、韩少功的文学价值,在文学性或审美的判断框架中,将天然地无视他们真正的意义,张承志的杂文与不符合文学规范的《心灵史》,韩少功的不像文学的《暗示》与《马桥词典》也每每被狭隘的文学理解所误解。事实上,离开了文化政治的“美学”视野,无论赞美与否定,都无法切中这些创作的核心地带。

审美的批评的狭隘性也表现在研究范围上,它只好将它无力容纳的文学现象以不美的名义加以否定并排斥出去。一个事实是,主流的当代文学研究无法处理底层文学与“主旋律”文学的文学意义——它也似乎不屑于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它也无法在当代复杂的历史地形图和文化思想脉络中,在美与

^① 中国当代文学 1980 年代之所以没能产生像拉美那样的真正“世界”意义的文学,恰恰在于它没能在文化上,意识形态上超离全球强势的文化,未能产生对自己的生活世界和历史的独特理解,也就未能创造真正富于原创力的富于“美感”的文学。所以,美学、文学的失败首先在于文化政治上的失败。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所谓“中国性”的肯定,也不认可任何的国家意识形态前提和文化民族主义诉求。